

花雨 苑缘

蔡小雀

# 傲公子

## 内容简介

英俊挺拔的他一身出神入化的剑术，

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只要靠女人太近就会长痂子选

但为了完成老爷子奇特的嗜好，

他只得硬着头发下山去找花旦……

她是“赛家班”的小丫头，

他却将她误认为花旦而想带她回影城。

她亦是第一个没在见着他时就自动巴过来的花旦，

这让他自觉逃过了一劫，

不过……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 封面小语

他们之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芽  
她不明白，他也弄不清楚……

### 封面构思

古代冷酷帅哥

# 楔子

话说“金马影城”是传说中很神秘很神秘的，位在某个隐秘山上的大城，在金马影城里，有三大绝顶厉害、厉害绝顶的家族，分别为金、马、蒋，据说这三大家族极其可怕，各自拥有某种与众不同，惊天动地的盖世奇功。

只是听说金马蒋三大位高权重的老爷子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嗜好，就是规定在自己六十大寿的寿宴上，一定要看自家的孙子粉墨登场演一出超级无敌亲情爱情伦理大喜剧——《卖油郎独占花魁》。

他们三人的孙子虽说一个比一个英俊，一个比一个武功高强，一个比一个更有个性，却也逃不了同时被老头子玩弄——呃，娱乐的下场，因为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额头就被贴上“在爷爷六十大寿上粉墨

演出卖油郎 ,否则无法获得一日三餐加消夜的人奶供给以及将来家族继承人的位置”的字条。

在威逼加利诱之下 ,三大影城公子就算再有个性 ,也还是被逼在爷爷们六十大寿宴之前下山 ,寻找爷爷们所指定的 ,长得要上相 ,唱起戏来要响亮的新鲜花旦。

于是乎 ,含着眼泪 ,带着祝福 ,三马公子背着包袱下山去 ,期待早日结束这荒谬愚蠢的烂点子 ,重获自由。

金剑会——妙龄二十六 ,英俊挺拔少年郎 ,一身剑术出神入化 ,不轻易跟狗言笑 ,但是靠女人太近就会长痱子 ,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

心愿 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

马霜节——妙龄二十六 ,温文儒雅好风范 ,一身暗器神鬼莫测 ,不轻易跟谁翻脸 ,但是靠女人太近就会打喷嚏 ,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

心愿 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

蒋浙漾——妙龄二十六 ,俊美爱笑好迷人 ,一身

轻功神出鬼没 ,跟谁都能打哈哈 ,但是靠女人太近就会偏头痛 ,万分痛恨被家中老爷子玩弄于股掌间。

心愿 :找到花旦唱完烂戏后恢复自由之身。

下了山的三马公子是否能够顺顺利利地“绑”到花旦回金马影城 ,热热闹闹地唱完那场属于自己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呢？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 1

锵锵！锵锵！锵锵锵——

“正宗京城赛家班，小蝶仙、凤老板，梅瓣织、叶老板双生双旦今起在玛瑙镇盛大开锣公演《白蛇传》，锦花灿烂精彩可期，欢迎各方嘉宾、乡亲父老齐聚‘花满楼’，共赏绝代大好戏。”

玛瑙镇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镇，离京城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在这个太平繁华，昌明鼎盛的头年里，人人衣食无愁，家有恒产，连带小镇也呈现出一股热闹繁荣的景象。别的甭说，光是有名的戏班子都肯移师至此盛大演出，可见玛瑙城花得起大钱来的人多着呢！

东条大街上，小贩商家热热闹闹地做着生意，行人来来往往游客如织，这初春时分虽然天有点微凉，

偶尔还下起一丝丝的柳叶雨 ,但是并没有减了丝毫游客们出门遛达的兴头。

但见人们迫不及待褪去厚厚的冬衣 ,穿花戴柳薄衣上身 ,至多在外头罩件红艳艳亮颜色的披风 ,在干干净净的大街或小桥流水边来来回回逛着 ,预备着看人也给人看。

花弹儿小手支着下巴 ,从二楼的窗户边 ,羡慕至极地看向街上嘻嘻哈哈 ,一脸欢喜自在的行人们。

真好 ,可以出去玩呢 !

“弹儿 ! 弹儿 ,你在哪儿呀 ?”绝艳动人的名花旦小蝶仙吼起人来可没有平常唱戏时的半分妩媚 ,那声音之尖厉差点让弹儿的耳朵被震破。

“小姐 ,我来了 ,来了。”她慌慌张张地挖着耳朵 ,火速冲至小蝶仙跟前 ,急忙露出讨好的笑容。

服侍小蝶仙老板的第一要诀——准笑不准哭 ,否则她索性会让你哭个痛快。

小蝶仙一扭身 ,狠狠地拧了她的腰际一把 ,“要死啦 ,我叫了那么多声 ,是死人吗 ? 现在才到 ,又摸

鱼去了吧？”

服侍小蝶仙老板的第二要诀——你错他错统统都是我的错，不得啰嗦。

“对不住，都是弹儿的错。”她强忍住腰际火辣辣的疼痛，挤出了一朵笑，“小姐息怒，下回弹儿不敢了。”

小蝶仙这才有些满意，哼了一声道：“来瞧瞧我这花钿贴得怎么样？好像是歪了。唉，上回赵公子可送了我好些钗环宝饰的，你这死丫头都给我黑到哪儿去了？”

弹儿急忙跪下，小脸惶然，“小姐，弹儿发誓绝对没有拿你的东西——你上回不是把它们都送给陶公子了吗？”

就是那个在花心镇，一脸风流相的陶公子。弹儿很不明白为什么小姐会把一些珠宝都送给了陶公子？那个陶公子好坏的，她就亲眼见他调戏了好几名戏班里的小姑娘，可是迫于淫威，都没人敢声张。

她有点担心小姐会傻傻地给那个陶公子骗去，

不过幸好班主及时离开了花心镇 ,否则后果还真是难以想象。

小蝶仙俏脸难堪地一红 ,随即扭曲了起来 ,尖声叫道 :“死丫头 ,还敢跟我顶嘴 ? 珠宝是老娘的 ,老娘想将它给谁就给谁 ,要你这丫头多嘴吗 ? 你给我滚到后台去收拾东西 ,晚上的白娘娘戏服给我拾掇得整整齐齐 ,若有一点灰尘脏污我要你的命 !”

“是。”弹儿低下头来 ,咬住了唇。

准笑不准哭——准笑不准哭——小姐不爱听人家哭——

“你可别忘了 ,这几年是谁供你吃供你穿 ,当年若不是我在凤阳镇上把你这小乞丐给捡了回来 ,你早就不知道被哪条野狗给啃得尸骨无存了 !”小蝶仙伸出纤纤秀指戳了过来 ,长长的蔻丹指刺得弹儿的额头立刻现出了几枚红印子。

好疼——可是弹儿紧咬住唇 ,连半声呼痛都不敢。

小姐说得没错 ,当年若不是她 ,自己可能早就已

经死了 ,所以她一定要忍着——

“弹儿知错了 ,惹小姐生气真是罪该万死。”她的眼眶蒙上热热的泪雾 ,却怎么也不敢眨眼 ,惟恐泪珠一个不听话滚落了下来。

不能哭呵。

“知道是你该死就好 ,去去去 ,别在这儿净惹我生气。”小蝶仙嫌恶地挥了挥手 ,像在赶一只惹人厌恶的蝇虫似的。

弹儿低垂着头退出这间花满楼特地为小蝶仙准备的雅房 ,缓缓下楼 ,到那个幽幽暗暗 ,却充满了各色各样好看生动戏服的后台。

她好喜欢摸摸那些华丽漂亮 雄壮豪气的戏服 ,仿佛只要一穿上戏服就化为戏中人 ,扮演着和自己的人生全然不同的角色 ,纵然台下是乞丐 ,在台上也是有机会成为皇帝。

人生不就是这一线之隔吗 ?很多事情其实可以不必太认真的。

就像现在 ,腰上的疼楚和额上的刺痛 ,都不能够

消减她满心的欢喜，至少她可以在后台摸上好一会儿，去看看那个装点出五光十色戏梦人生的“大箱子”。



当一身粗布衣裳，绑着长及腰间的乌黑辫子，雪白柔嫩小脸上带着梦幻般笑容的弹儿来到后台时，所有在台上跑龙套，在后台是杂役的老老少少们都叹息了。

瞧她的额头又给戳出了斑斑红印，就知道小蝶仙又拿她出气了。

可是这傻丫头呀，好像一点都没发觉小蝶仙是恶意整弄她的，反而还心满意足成这个样。

在台上专门演老痞子的老鲁放下手边的工作，一脸怜惜地来到她身边，柔声地问：“弹儿怎么样了？怎么没去服侍小蝶仙老板呢？”

“我惹小姐生气。”她扮了个鬼脸，不过随即欢然地抬头，“可是小姐让我来帮她拾掇白娘娘的衣裳。”

专门演三姑六婆的李大娘也凑了过来，爱怜地

摸了摸弹儿的头，“真是个傻丫头，这就值得你这么开心吗？”

“大娘，弹儿为什么不开心呢？”她咽下心头泛起的酸楚感，笑吟吟地道，“你们都待弹儿这么好，还有这么多我喜欢的戏服——光是看着这个，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知道他们都为她抱不平，其实她也明白小姐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她欠了小姐一份恩情——无论如何，得过且过，只要日子还过得去，再说她很容易自寻乐趣的。

在前台跑龙套摇旗呐喊的江小二把一些银枪假刀排列整齐，忍不住道：“说实在的，弹儿的声音着实好听，这身段也好，倘若我是班主，一定会培植弹儿起来——”

李大娘连忙嘘了一声，紧张地道：“你要死了，这话别乱说，会给弹儿惹祸的，你不是不知道小蝶仙如今红得紧，她有可能分一杯羹给旁人吗？连梅瓣织上次央求班主让她客串一次白娘娘，都险些给小蝶

仙狠狠抓花了脸 ,你现在提起这个 ,万一传进了她的耳里 ,弹儿还不被她给活生生掐死 ?”

江小二打了个寒颤 ,“对喔 ,我都忘了这回事。”

弹儿笑了一笑 ,甜甜的酒窝若隐若现 ,“小姐在班里地位这么高 ,高处不胜寒 ,会担心也是自然的。”

“不过话说回来 ,谁教小蝶仙是班主的摇钱树 ,金鸡母呢 ?班主是认银子认名气不认人的 ,咱们这些跑龙套的只有认命的分儿。”总是演坏女人 ,陷害忠良贞女的画眉沙哑叹气。

其实她最可怜了 ,在台前演坏人被丢瓜子壳什么的也就罢了 ,在台后还不是屡受当家花旦的排挤 ,就是怕她哪一天脱尖儿出头了 ,被扶正当了主角。

就拿她的嗓子来说吧 ,原先也是珠圆玉润清脆好听的 ,就是小蝶仙和梅瓣织联手用药酒把她的嗓子给药坏了。

身入戏班就永无出头日啊 ,谁让她的卖身契在人家手头上 ,就算哭爹喊娘也告不到官府那儿做主去啊。

从古至今，戏班子这种属于下九流的行业有自成一格的规矩，就算官府也插手管不得。

班主逼死小角色的事屡见不鲜，大伙也都看惯了，到最后只好独善其身，凡事忍着点别出头也就是了。

画眉心里最能明白弹儿想要唱戏，想要一扮角色在台前唱出生命的悲欢，发光发热——

台前的掌声如雷，骨子里的热血自然也就奔腾而起，更加卖力地表演着，无论是唱出了角色的真情苦情深情，还是翻腾演艺出了高段的姿态，在观众声声叫好中，一次又一次地上瘾，这也是画眉没法子割舍戏班子生涯的另一个原因。

只是，她们头上不止一个大太阳啊，再怎么样也轮不到她们压轴当主角，只能够在真实与虚构的戏台上，一次次地扮演着小角色，直到老了演老妇、老乞丐、老婆娘，就像老鲁和李大娘一样，一生奉献在戏台上，转眼已经过了一生。

弹儿凝视着只比自己大了三岁，却已是满眼沧

桑的画眉 ,心底荡漾着一片凄楚与心疼。

她情不自禁牵起画眉的手 ,“画眉姐姐 ,你们不是跑龙套的 ,在我的心里 ,你们都是戏台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若没了你们的出色点缀 ,红花就只是单单调调的红花 ,小生花旦们可就逊色太多了。”

她这话一出 ,所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弹儿这话真是熨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 ,台前台后人们只看到花旦如何美 ,小生如何俊 ,却极少注意到若不是他们丰富了戏台滋润了角色 ,何来如此热闹精彩的场面戏文呢 ?

李大娘擦了擦眼角 ,满足地笑了 ,“弹儿这话说得真 ,咱们也别在这儿自怜自艾了 ,当一天和尚就敲一天钟 ,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也就对得起自己了。”

“是啊、是啊 ,说不定有哪天还能给我捞到个真正的配角演演呢 !”画眉也振作起精神 ,一双浓眉大眼笑得分外灿烂。

“就是啊。”弹儿笑咪咪地道 ,“咱们抱着一个希望 ,说不定哪天能够自组成一班 ,我当班主 ,你们也

是双生双旦，咱们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唱他个红翻天，人人都是大角儿！”

老鲁皱纹都给笑出来了，“好哇、好哇，到时候我这老生就反串小生，铁定不输给江小二的扮相。”

“老鲁，话可不能这么说，想我要是认真扮将起来，说不定也是风流翩翩一少年，到时候迷死了成堆的未嫁姑娘呢。”江小二闭上眼睛想象那景象，喜不自胜地叹道。

“得了吧。”李大娘真给他们笑疼了肠子，她揉着肚子笑道，“我就没有这么大的心愿，我呀，但愿扮一次‘快嘴李翠莲’——爹拜稟，娘拜稟，蒸了馒头兼细粉，果盒食品件件整。收拾停当慢慢等，看看打得五更紧。我家鸡儿叫得准，送亲从头再去请。姨母不来不打紧，舅母不来不打紧。谁知姑母没道理，说的话儿全不准。昨天许我五更来，今朝鸡鸣不见影。等下见门没得说，赏他个漏风的巴掌当邀请——”

所有的人听了李大娘拉起嗓子学那怪腔怪调，忍不住哄堂大笑。

“快嘴李翠莲”是打话本改编成戏文的，说的是新妇李翠莲嘴快得生动有趣，一张嘴该说也说，不该说也说了一大堆，搞得爹娘头疼、公婆埋怨。

这出戏多半是演来“单取人前一笑声”的，只有拿来炒热场子的时候才会演，平时因为小蝶仙顾及娇滴滴的形象，所以这“快嘴李翠莲”已经很久没有上戏过了。

可是因为戏文简单好玩，每回演的时候不光是台前笑，连台后也笑声连连。

弹儿跟了戏班子三年多，也只见演过两回，被李大娘这么一提起，登时怀念得不得了。

“若是大娘真演这快嘴李翠莲，我一定要准备个箩筐到前面去接赏钱，肯定能接上满满一大箩筐的。”她甜甜地笑着，明亮有神的眼眸眨呀眨，可爱极了。

“那倒是。”李大娘乐得呵呵大笑，“不过我怕我戏唱到一半就笑倒在台上，到时候恐怕不是铜钱满场飞，也许是瓜子壳满天飞哪。”